

半生風義兼師友

(本文插圖刊第57、58頁)

●張振玉(前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陸軍官校、海軍官校、軍法學校教授)

三十年代成名作家

赴中國大陸北平探親，四十年關隔，重返故鄉，匆匆一遊，歸來甫卸行裝，正心情起伏未定之際，驚悉錢歌川先生於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病逝美國紐約市郊區佛拉盛寓所，享年八十八歲。憶自民國四十年初識定交，迄今正好四十年。驚聞噩耗，如木如痴，竟無法信以為真。雖然，人既生來，便難免死去，此理簡單易解，但是太上忘情，談何容易。

歌川先生筆名味橄，湖南湘潭人，與現代畫家白石老人，誼屬同鄉，他早年即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是以成名甚早。民國二十三年印行以老北平為素材的文集，書名「北平夜話」。在書中曾說在北平住一年可以，住兩年也可以，可別住上三年；因為住上三年便無法離開了。這是他以前一個湖南人對北平風土人情的感受。錢先生為三十年代作家，在臺灣與蘇雪林、梁實秋等為同代人。現在七、八十歲的人，在中學時代多已耳聞他的大名，在下便是其中之一。

真正見到而認識錢先生，是來到臺灣之後。

那是民國四十年秋天在小小的左營火車站。他是當年的臺南工學院乘火車南下，我是由高雄乘火車北上，一同在左營火車站等左營海軍官校的汽車接往海軍官校去上課。當時正是初秋，學校剛開課。經初識的同事趙默先生介紹說：「這位是錢歌川先生。」當時我好像觸了一下電。抬頭一望，錢先生中等身材，白哲面容，穿著襯衫，戴着一副金框眼鏡，望之衣著瀟灑，眼鏡閃閃發光。我在久仰之下，一旦見到廬山真面，既感欣幸，又感驚訝，心想「他怎麼會來跟我們一塊兒教英文呢？」景仰之情，自是油然而生。當時他大概是五十歲左右，我還不足四十。

錢先生在臺灣光復初期來臺。那是民國三十五年，以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專門委員主管臺灣英文教學。同年秋，應臺大校長陸志鴻之聘，任臺大外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聘請了幾位文史哲方面的碩彥來校任職；與喬大壯等詩詞唱和，時相過從。後喬大壯離臺重返大陸，學校因人事變動，錢先生亦離開臺大南下，任教於臺南工學院。該校後改為今日之成功大學，錢先生居臺南甚久。當年臺灣高等教育界人才尚少，需才孔

殷，錢先生與同校英文教授同仁如趙默、潘守先、于希武諸先生皆應左營海軍官校專任教師之聘，往官校教授英文。我初識錢先生時，方執教高雄二中，不久南下至屏東農專任教，也舉家遷至屏東。除寒暑假外，每周仍與錢先生在左營海軍官校會面一、二次。

那些年，錢先生住臺南公園路一座日式房屋，有庭院，有樹木，大窗戶敞亮通風，極為高雅，我覺得與此高人雅士之風範，極相匹配。我雖家住高雄，後遷屏東，每逢佳節，必搭乘公路局開往臺南之汽車，親自携些薄禮，專程北上臺南探望，以表衷心崇敬，藉便領教。至今猶念臺南公園路一帶鳳凰木盛開如火，無法忘記。

創辦大洋英語月刊

在臺南工學院教書期間，錢先生創辦「大洋英語半月刊」，那是四十一年五月一日，為國內外中上程度的英文讀者研習英語之用。先生為發行人，由朱耀龍（當時任職美國新聞處）、張易（任職師大英文系）兩先生任編輯，實則錢先生文筆甚快，幾乎下筆萬言，所以貢獻獨多。由民

國四十五年四月一月，我亦每期幫忙提供譯注美國英文會話一篇，後分期登載完畢，題名「現代美國生活會話」(Americans As They Speak And Live)，在臺印行，後由錢先生在紐約向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推薦，一九八〇年，以「張大帆譯注」名義在北平出版，並由美國人發音，發行錄音帶。除會話外，我還有英譯小品文數篇如「與宋元思書」、「與友人荆雲濤書」若干篇在此刊物(後改爲月刊)上發表。

大洋英語月刊內容雖極充實，各種材料俱備，頗適於抱持嚴肅態度者學習英文之用，但似乎有缺乏專人管理經營之故，始終沒打開廣大市場；也許不是「英語一月通」一流東西，有曲高和寡之弊，而成爲其缺點；於是辦了幾年終歸停止發行，編輯同仁也鬆了一口氣。那是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一日。賡餘存刊，乃裝訂成訂本九冊分贈諸投稿人及研究英語同人，做一紀念。我現在尚有數冊藏於書櫥之中，覩物思人，不勝今昔之感。

糾正錯誤涉訟一場

提到「大洋英語月刊」，便難忘錢先生因主編張英文文字正確而與人涉訟一事。詳情是在辦此月刊後期，有學生持一英文句子問錢先生是否正確無誤。錢先生一看，分明錯誤，便告知學生此係一錯誤句法。殊不知此錯誤句子係學校同事張某所教學生者。學生將此事宣揚出去，張某不自反省，以爲錢先生有意給他難看，便與錢先生交惡，殊不知錢先生並不知此係何人之大作。此位

張某人當時已係一老翁，擁有美國愛奧華大學碩士學位，而且留美多年，口語也許相當流利，而下筆則錯處不少；而且火氣甚大，自不認錯，用英文去函大洋英語月刊叫陣，請編者爲他斧正錯誤。爲了討論英文的是非錯誤，編者(錢先生)便在「英文作文批改」一欄中，洋洋洒洒，把錯誤詳盡指了出來，載在大洋英語月刊第九卷第一期，時爲四十五年六月一日。後來在同卷第四期(十月一日)，此一老教授又寄去一篇，仍是錯誤諸多。錢先生仍接受批改，指出錯處，其諄諄善教不厭其詳，一如上次，編者改正全文後，一段附白是：「總之，這封簡短的信，從頭到尾，沒有一句通的，要不是張教授的高足宣布於前，自己又撰文散發於後，誰會相信一位留學美國，榮獲碩士頭銜，又多年充任英文教授的人，英文會壞到這個程度呢？」——編者。老翁竟不服氣，認爲編者跡近譏謗名譽(其奈錯誤昭昭在目何！)乃告到臺南地方法院。據當時記者在法院採訪，認爲兩位教授舌劍唇槍，中英並用，法官究竟是息事寧人呢，還是是非莫辨呢，還是心存忠厚呢？最後以不起訴處分了之，這應當算是錢先生勝訴。據說在牛津、劍橋等大學，教授之間談到學問皆模稜兩可，對某一問題皆謙稱「對不起，不大清楚。」尤以關於評論人物時爲然，此亦處世處人之藝術乎？

往南教學越來越難

不久，鳳山陸軍軍官學校改爲四年制，招收高中畢業生，等級同於大學。文理科教務方面，

校方聘請大陸時期前江西中正大學校長林一民(已故)充任教務長，林先生爲人嚴峻負責，創立規模，銳意革新。校方除大幅度提高教師待遇外，並新建教師宿舍，足可稱寬敞精緻，藉以延攬名師專才。林教務長極爲重視學生之外語能力，在新制度下，決定提高教師之水準，於是便將三十年代之散文作家中英文並精曾任臺大文學院長之錢歌川先生聘充英文科主任。錢先生自民國三十五年來臺後，第一站是臺北臺大，南遷後第二站是臺南，如今再自臺南南下至鳳山，所以他寫了一篇散文，題爲「越來越南」，收在他的散文專集裏。不知他的意思是「越來越南」？還是「越來越難」？

暑期代課贈我晶章

先是在錢歌川先生遷抵臺南之同年，以臺南工學院專任教務長之身，兼任左營海軍官校專任教務長。當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注重學術，禮賢下士，對官校及機校之外聘教授禮遇倍至，幾乎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名師出高徒，此二校後來果然是人才輩出。海軍官校係軍事學校，與教育部所轄之一般文學校學制不同，暑假期中，仍有學生繼續上課，教授既係專任，暑假中自應照常授課。一年暑假，教務處竟將一班英文排給錢先生，於是他勢必在炎炎暑假也要早起由臺南趕早班火車南下左營，在火車站七點半前候校車接到校中授課。授課時數雖不很多，但一年兩學期赴校上課之外，暑假仍不得休息，一年之

教學負擔實在太重了。我當時住在高雄，距離左營甚近，學校既然有專車接送，來往甚便，我正年富力強，何在乎起兩天早去上幾點鐘課？於是向官校教務處商請願替錢先生代上此暑假中數小時英文課。這當然是完全基於友情，於已經而易舉，於人則免於早起趕車上課揮汗之勞。一暑假轉眼過去，錢先生乃以刻好鄙人姓名之水晶圖章相贈，此圖章至今仍保存在書桌抽屜中，迄未捨得一用，今日把玩之下，心中有說不出對人生的空幻之感。難道這就是人生嗎？可誰說不是呢！

助我獲得七年飯票

還有，錢先生仍在臺南工學院時，我以前長白師範學院英文系副教授之身，欲由高雄南下屏東農專謀一枝棲，由友人介紹往訪校長王某，王某面有難色，我兩度往訪，既不拒絕，又不接受如此模稜兩可之下，我終不得要領。到鳳山時，向錢先生談及此事，他未置可否。旬日後，我三度往屏東農專，本已無意再有所求，擬將前送往之學經歷證件索回。殊不料一進樓上校長室，校長竟由辦公桌後起身相迎道：「張先生，收到了沒有？」我聞之愕然，一時瞠目不知所對，到底是他指可能退回給我的學經歷證件呢？還是其他什麼東西。他見狀緊跟補了一句：「我已教人事室把聘書寄去。怎麼還沒收到？辦事太慢了。」我立即明白所指的是他發給我的聘書。這是我得到屏東農專七年飯票的開始。不久到鳳山見到錢先生，他把一封信給我看。原來是內政部司長劉修如先生一封覆錢先生的信，稱已函教育廳一位

秘書代為推轂了。對王校長態度之前後判若兩人，看畢此信，我才恍然大悟，官場中之成敗去就，「大八行」之功用豈可忽乎哉！

在宋長志將軍擔任海軍軍官學校校長任內，海軍官校英文系主任為小提琴家戴粹倫之兄戴冕倫。這位冕倫先生來臺前曾任上海租界英文秘書多年，籍貫蘇州，而南人北相，且有燕趙慷慨豪壯之風，飯可以不吃，酒不可以不喝。常說成都有一小酒館，名為「不醉無歸小酒家」，此名確是够美，至如「夜半客來茶當酒」，則索然寡味矣。戴氏曾用英文寫過「美國賽珍珠英譯水滸傳摘誤」，並以自己改譯之英文補入，頗見功力。錢先生既南來鳳山，距冕倫先生左營住處甚近，故戴與我常為錢先生座上客。歌川兄雖不豪飲，舉杯談笑，雅興不淺。夫人凌琴如女士亦大方好客，溫文爾雅。是以每次相會，莫不談笑甚歡。二公皆長我十餘歲，我自然皆以大哥事之。閑談時無所不及，而談及英文時頗多。我記得有一次，二公同時表示學習英文之難，不在初學階段，而是往後越學越難。因為是越讀文學傑作，越見大作家用字之妙，節奏之美，終覺其高不可攀。自然科技是知識的累積，譬如積薪，後來居上；文學藝術則幾乎如同才氣的爆發，後者未必能勝於前者。譬如中國散文，未有能勝於莊子者，詩歌，則未有能勝於李白者；在歐洲，今日之雕刻亦未有超越古希臘羅馬之大家者。古典文學之所以傲視千古，其因在此。

勉我開講譯學概論

錢先生主持陸軍官校英文教學後，我因執教屏東農專，早已遷居屏東，距離鳳山地近咫尺，與錢先生過從益密。更因受錢先生之囑，在鳳山陸軍官校也兼授英文課數小時，每月得晤面三四次。後因小女文綺自屏東女中轉來臺北一女，全家勢須北遷。我在左營海軍官校任專任教職已七年，到臺北後雖領數年積蓄，於復旦橋畔購屋一所，賴以安居，但教職僅限於輔仁大學兼課一班。臺大英文系主任英千里師原允秋季開學後排授大一英文一班。但接近開學時，英師說臺大畢業生留美返臺者衆多，已將大一英文課分完，問我是否願教一班翻譯課，余答以願試為之，此為我在英文系教翻譯課之始，亦即起稿拙作「譯學概論」之時也。然身無專任教職，月入有限，臺北居，大不易，正躊躇間，得歌川兄自鳳山來函，囑接信後立即赴景美軍法學校見校長石毓嵩先生，因該校急需英文教師一人。見石校長後，他立即囑教務處長馬問真先生為我辦理新任教員聘用手續，自此我即自海軍官校轉到軍法學校擔任教職。而其間之實際情形則是這樣：軍法學校石校長原打算請趙麗蓮來校教英文，而趙不能至；他轉而請錢歌川先生，而錢兄亦無法北來，錢兄乃轉薦余應聘。那時我恰好北來伊始，左營海軍官校七年專任外聘教職之經歷，正好在軍法學校得以繼續。回憶我兩次轉職，皆蒙錢先生幫忙推介，但事先他從未提及，事後一若無事，其處世做人，諸多類此。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錢先生應新加坡義安學院之聘，久居臺島，早萌遠遊之念，但當時職業

身分爲陸軍官校外聘英文系主任，雖非正式軍人而曰外聘，但辦理離職手續，公文繁複，並非朝夕可畢，待上級批准，勢須多耗時日，等到達新加坡，必至開學已久，如此，便有違聘約規定。故錢先生迫不得已，乃以總統府發予之「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之身分辦理出境，以求迅速。「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之階級，高於官校英文系主任，又係文職，不受軍方管轄，故短日內即獲批准離境。錢先生來臺北後，借住於重慶南路中華書局樓上，急忙進行購買機票，至松山機場辦理搭機飛赴新加坡手續。一由於急忙出走，二由於不熟悉出境時報到及托運行李等手續。當時確有出境手續漏掉未辦，不能登機，而距離飛機起飛時間已近，看情形頗有來不及搭上那班飛機之虞。如果延誤了當日班機，夜長夢多，軍校對現職人員之離職若予反對，遠行之計，可能受阻。幸賴吾妻熟悉搭機手續，在極短時間內，搭乘計程車往返臺北與松山機場兩次，如此才將手續補足，得以在飛機起飛前最後一剎那登上飛機，飛離臺北。

由民國五十三年六月應聘爲義安學院教授，三年後改任新加坡大學教授，又四年後，任教南洋大學。因錢先生中英文俱有研究，所教之課皆中英文有關，包括古典名著與如論等課，自然也「曾教翻譯一科。那幾年我在臺大正好也教翻譯，五十五年三月拙著「譯學概論」出版，寄呈錢先生一本敬求指教，謬承嘉許。那幾年在臺大正是英千里師，朱立民與顏元叔兩位教授先後充任英文系主任之時。錢先生翻閱拙著後，立即來信，

極爲喜悅說不惜冒「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的危險，願採拙著爲課本。我去信謝絕，認爲決不可以，以錢公之學術地位，豈可爲提拔後進，而自己如此謙退。民國六十一年，錢先生在臺北開明書店出版「翻譯之技巧」一書。與拙著理論性質不同，但頗有實用價值。錢先生爲開明書店老股東，囑該店寄下一冊，至今仍在書架上保存。

晚年喪偶精神落寞

民國六十一年冬，錢先生自南洋大學退休，偕同妻子凌琴如女士飛往美國，卜居紐約郊區福拉盛。七十年十月十五日，夫人凌琴如女士患腸癌在紐約寓所去世，先生寫散文標題「他生未卜」一文追悼之。先生夫婦一向鶼鶼情深，晚年喪偶，在精神之打擊實不易承受也。

越數年，小女文綺自夏威夷美國運通公司調任紐約總公司任職，筆者與內子乃時有紐約之行。在紐約期間，曾有數次赴福拉盛探望錢公。每至，敝舊之餘，錢公必堅持同到街上湖南飯館進餐。觥籌交錯，談笑如昔，已忘記置身地球之反面，遠在阿美利堅新大陸矣。追憶在臺往事故人，真不知置身何世之感。

近數年來，錢兄身體尚稱健康。所居門前爲一筆直大道，兩側巨樹成行，在林蔭路邊散步，極爲理想，來往郵局發寄書信稿件，亦稱方便。然獨與次女寧娜及女婿居住，白日二人上班後，正是舉目談笑，誰與爲歡，不是閑讀寫作，便是出外步行，枯寂落寞之感，自在意料之中。數年

內，曾三度往遊中國大陸。我曾函邀到夏威夷一遊，因錢公從未到過此一藍色的世外桃園。他頗願前往，我在此有家，自可充東道主，居住飲食，全無問題，旅遊安排，亦可有專人負責；但錢公迄未成行，或係女兒寧娜因職業羈身，不能遠途隨侍，對年逾八旬之老父不甚放心之故。近年來，我雖每年皆在夏威夷盤桓數月，內子忙於經營業務，我亦未赴紐約小女處，故未得與錢兄把晤。一九九〇年夏天，曾在臺北接到錢公來信，稱某晨又照往例在門外樹蔭中散步時，因突發心臟不適，跌倒路旁，傷及面部，經路人扶歸寓所，待女兒下班返家，始偕同赴醫院就醫。以後雖有氣喘，但時有輕重。來信說歷代先人皆享高壽，自信數年之內，當不致有何問題。殊不知以八十八歲高齡，未屆期頤，遽爾仙逝。那時我正在北京遨遊，禁登長城，參觀十三陵等名勝古蹟處處留連，逸興過飛，殊不料四十年坦誠相交半師半友事之老友，竟遠在異國撒手人寰了。

中西著述留傳後世

歌川先生早年留學日本，後至英國倫敦大學研究，在國內曾任國民革命軍總部秘書，在上海與三十年代作家茅盾、葉聖陶、郭沫若等在文藝界甚爲活躍，與章錫琛開創開明書店，並任中華書局編輯。在重慶抗戰期間曾任職英國新聞處。勝利後，因熟諳中日英語文，擔任我國對日代表團主任秘書，前此亦曾任武漢大學教授。歌川英漢及翻譯著作繁多，不愧著作等身。一九八五年「苦瓜散人自傳」殺青。平生散文總集二十五部

分爲四卷，名爲「錢川歌文集」，由大陸遼寧大
學出版社出版。文人不重生前利，但重身後名。
歌川晚年親見平生寫作，成全集出版，如此將文
名料理傳身後，人生雖如沙上畫字，水面圖影，
瞬息化爲烏有，但將畢生心血凝聚之文詞字句流
傳於身後，亦差堪告慰於方寸之間矣。可惜最近
數年，山海阻隔，會少離多，徒勞夢想，今已入
天永隔矣。歌川兄文筆極快，勤於寫信，在下則
疏懶成性，往往欠有信債，積久方還，如今愧悔
何及！愧悔何及！

中詩英譯絕頂高手

一般人皆知錢先生是英文學者，殊不知他是
英漢皆精。他除去寫了無數的中文小品文外，也
精於中國詩詞，且能將中國詩詞譯成英文。比如
，遠在民國廿年左右，上海開明書店印有張其春
先生的「翻譯之藝術」一書，當時我正在北平輔
仁大學讀書，在書中六十四頁即發現作者引用了
錢先生英譯的李後主的「虞美人」，係按英詩韻
脚翻譯的，極爲精巧，實爲極其嚴謹之作，試引
如后：

(一)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祇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Spring flowers and autumn

moonlight pass,

But come again.

My crowded glories pass but come

no more,

Ah, bitter pain!

A wind mourned round my lodge

from that lost land

Of mine last night,

I dared not look towards it in the

moon's

Unpinying light.

The jade and carven splendour they

abide,

I ruined stand

And deep the woe that drowns me

as spring Hoods

In my lost land. (錢歌川譯)

錢先生七十歲時，曾自南洋寄下「七十感懷

」七律一首，亦錄如下：

杖國嘉儀世所稀，差安眠食步如飛

從心所欲何踰越，回首諸多與願違

自笑虛名無一是，不知人事已全非

相將共享鴻均樂，松菊迎人賦早歸

錢先生之中文根底深厚，實緣於早年之家庭

教育。錢先生的母親「雨蕉內史」能詩詞，著有

「雨蕉內史詩墨」，她的詩詞造詣可與宋之朱淑

貞比肩，至今我書架上還保存一墨跡影印本，惜
未流傳坊間。近數十年來，在今日之新式教育制
度下，專修英文（或國文）之學生，中英文皆有
深厚根基如錢先生者，恐已鳳毛麟角矣。若談文
化復興，「大狗叫，小狗跳」式的語文教學制度
，恐須檢討一番了。

天性篤厚文人氣質

錢先生畢竟是文人，下筆有捷才。如果說他
有文人的氣質，那就是他不喜愛數字計算及單調
瑣碎等事項。猶記數次他與我到高雄銀樓，以臺
幣買些黃金美鈔儲存，店員折合數字後，請我二
人重新核對賬單，我二人皆互相推讓道：「你算
算，你算算。」殊不知我比他更拙於計算，他比
我也不甚高明。我在學校上學時，考數學是憑做
弊才能及格的。但是他爲人並不刻薄，從未聞對
人做苛刻批評。他也沒有像一般文人的浪漫多情
，我從不聞他有什麼「遺行」。他也不喜誇耀，
當年在上海重慶與三十年代文人的往還，他從未
一提。唯一談到一次舊事是當年在老北京因事要
見蔡元培，蔡的秘書林語堂不待轉達給蔡元培，
便立即代蔡向他回絕了。

提到此事時錢先生亦未對林語堂口出怨言，
足見其爲人天性篤厚了。

君本微塵終歸塵土

錢公晚年寄跡海外，心懷故土，故曾有三次
回國探親之行，正是「他鄉生白髮，故國見青山
。」傷懷可知。在衰老之年，世上新交少，地下

故人多，心靈深處，自難免寂寞淒涼之感。我與錢公相交數十載，半師半友，深獲教益。素感慶幸。明知人生如夢幻，有來必有往，上台終有下台時，有生之物，莫不如此，帝王將相，英雄霸主，才子美人，皆不例外，但「生死亦大矣，豈不痛哉！」錢公仙逝，年近九旬，已臻上壽，在眾友輩中，已是健者。

余小於錢公十二歲，今亦年逾古稀，雖稱頑健，亦垂垂老矣。追念往事，多年老友，聲音笑貌，俱上心頭，草此拙文，雖念逝者，亦自傷也。

新譯小詩一首，抄來殿後，藉誌哀思：

微塵

君本微塵，終歸塵土
儀容俊偉，於君何補
美好雙手，英挺項額
銅筋鐵骨，豪情火熱
死亡狂飈，嚴若冰霜
人命如葉，隨風飄揚
一朝辭樹，質同朽壤
大限既至，徒痛肝腸

一縷孤魂，冉冉上升
飄往太虛，如花凋零
君我情親，終歸何用
人之云亡，草木同命

(End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

中華民國八十年舊年人日草於臺北寓廬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銷處地址電話

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銷，茲將各地詳細地址列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

紐約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77 Broadway

N. Y. N. Y. 10013 U. S. A.

TEL: (212) 226-5131

洛杉磯世界日報

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

1230 Monterey Pass Roa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 S. A.

TEL: (213) 261-6972

舊金山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231 Adrian Rd.

Millbrae, CA 94030

TEL: (415) 692-9936 (10 Lines)

FAX: (415) 692-8665

芝加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2235 St. Went 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 842-8080

華盛頓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611 1-1 St. N. W.

Washington D. C. 20001

TEL: (202) 789-4112-3

夏威夷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Queen Emma Building

1270 Queen Emma St. Suite 605

Honolulu, HI 96813

TEL: (808) 536-7676

聖地牙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710 Tully Road

San Jose, CA. 95122

TEL: (408) 238-1687

多倫多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05 SPADINA AVE.

TORONTO,

ONT. M5T. 2E6

CANADA

TEL: (416) 591-7833

溫哥華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59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 C. CANA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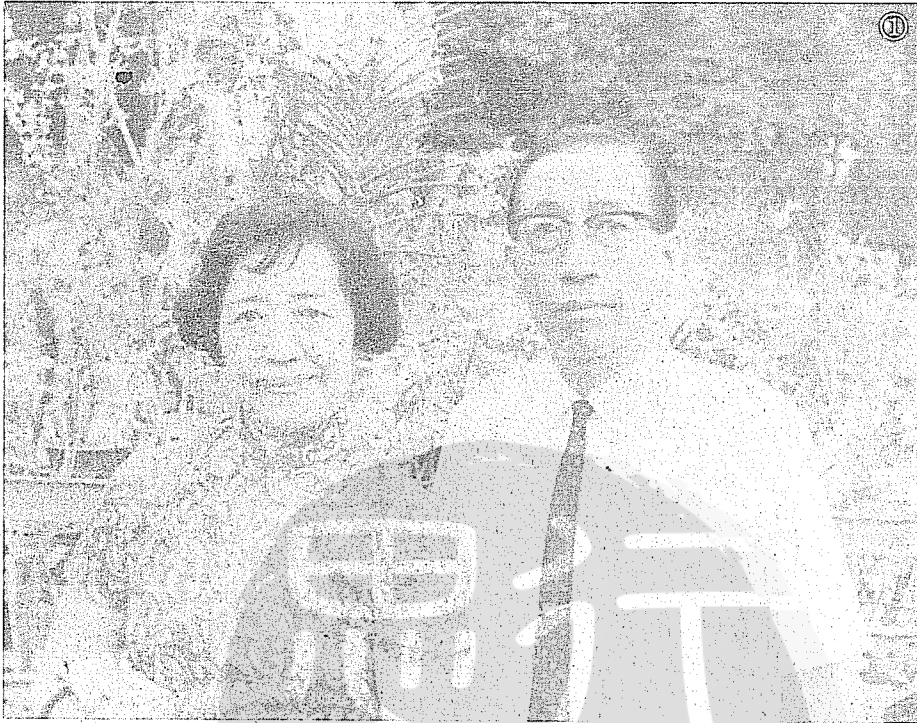
V6A 1T6

TEL: (604) 688-3018

張振玉「半生風義兼師友」插圖（文見 59頁）

① 錢歌川教授與夫人凌琴如女士合影。

② 作者張振玉教授（坐者）與家人合影。





① 錢歌川教授早年的照相。

② 錢歌川教授（右）與作者張振玉教授（左）早年合影。

